

三十年感悟原生态呈现

本书是对当代著名女作家张洁创作研究分析的一本论文集。该书对张洁各阶段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梳理，从研究张洁的童心情结、理想人性、理想爱情、母爱等角度入手分析了张洁创作的心理流变。



张洁创作散论

王昭晖◎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张洁创作散论

王昭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洁创作散论 / 王昭晖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08-1911-7

I. ①张… II. ①王… III. ①张洁 - 散文评论 IV.

①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4563 号

张洁创作散论

作 者 王昭晖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911-7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 言

在当今中国文坛上，张洁创造了很多奇迹。1960年她从人大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统计部工作，但她最终却成了一名作家。不惑之年登上文坛，一发而不可收拾，她创作的许多作品总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备受研究者和读者的瞩目。她先后几次发生风格的转变，而转变的速度和幅度都让人吃惊。在痛苦与灾难孕育并难产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张洁是我国当代文坛上的一棵常青树。她孜孜不倦，勇于探索各种体裁，于是各种小说奖项纷至沓来。她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创下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连冠”的记录，也是迄今唯一一位两度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她在国外也享有盛誉，除作品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外，还荣获多项国外大奖，还曾于1986年与巴金共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已经年届七旬的张洁至今笔耕不辍，宝刀未老。2006年张洁仍旧保持强劲的势头，出版了长篇小说《知在》和短篇小说《四个烟筒》以及一本回忆性的散文集《我们那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2009年她又发表了长篇《灵魂是用来流浪的》，2010年发表了《一生太长了》和献给孩子们的小说《四只等着喂食的狗》。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能够支撑起那个曾经优美、感伤、愤怒、疯狂、豁达、超然的张洁，使她这样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改变自己？而这个驱动力是她生命使然，每一次它都尽力释放，那么优美、那么自然，又那么干净利索。应该说，是张洁

有一颗不老的童心，这是贯穿她生命的一条主线，从其作品的安排、人物形象及思想意义都体现于此。张洁众多作品中体现出各样的创作特色来，为评论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料。

迄今为止，张洁整个文学历程按其风格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洁开始创作，歌颂人性美好并呈现一种清丽、诗意的风格；80年代中后期由审美趋向审丑，挖掘人性丑陋的一面，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刻薄、辛辣的味道；1991年母亲的去世对其产生巨大影响，她的世界里从此便充满母亲的踪影，文风不再积极，宿命感增强，呈现一种悲凉与凝重。2002年《无字》问世之后又呈现出新的风格，张洁偿还了生命中的宿债，身心如释重负，转向了一种洒脱与超然。这之后的张洁近几年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2006年的长篇《知在》和一个短篇《四个烟筒》以及一本回忆性的散文集《我们那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2009年的长篇《灵魂是用来流浪的》，2010年的《一生太长了》和《四只等着喂食的狗》，这些作品都延续了她晚近的文思。写得饶有趣味，故事性颇强。

张洁所有的作品呈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张洁，让我们感受到一颗蓬勃跳动的心灵，一颗长不大的童心。她的作品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心理流变的过程：张洁是个本能地社会参与意识极强的作家，年届不惑，带着初登文坛的新奇与历经国家劫难准备重创的欣喜，张洁把自己最初的生命依托托付给了社会。她一直相信拥有美好的人性，就一定能创造美好的人生、理想人性社会的方舟定会实现。由真诚的信仰到坚决地怀疑，我们不知道张洁经历了怎样痛苦地蜕变，或热情歌颂，或疯狂咒骂，看似两种不关联的态度却还是缘于内心执著的信仰；也可能是年轻，更可能是没有绝望的孤独，张洁第二次把生命方舟托付给了她一辈子寄寓的爱情，然而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过于理想必然会遭遇现实的粉

碎，她被自己营造的爱情方舟打败了。这次她受伤很深，深至骨髓，痛彻心扉，她仅仅希望找个温暖、熟悉的角落把自己蜷起来，让受伤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慰藉，而唯一收容自己的只有母亲；可能上帝就是要考验她的意志、磨炼她的坚强，圣洁母爱的方舟也幻化成泡影，就像她毫不妥协背叛于自己的心灵，没有商量的余地。张洁遭遇平生最致命的打击，这一击，让她沉寂了若干年，文坛上没了踪影。《无字》的出版让张洁如释重负，彻底还清了那笔噬人的“心债”。幸好这一切都已过去，有如拨云见日，张洁重新唤醒了自已，追逐喜欢的“猎物”，尝试不同的题材创作，虽已年近七旬，但她又迎来自已新的创作热情，她终于找到一个心灵永远皈依的方舟。

张洁被称作是女性文学的旗手，她的作品也被列为女性文学的典范，近些年来研究张洁趋向偏冷，一方面是由于对张洁之前的作品研究较为充分。纵观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的形象系列分析以及女性经验上，更有对张洁作品的整体性研究和把她的作品放到整个女性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的。这些研究已较为充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纯文学写作的冷淡态度。现下是个多元化的文学文化交汇的时期，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带来多种文学文化样式的出现，而这些足以使研究者眼花缭乱的。并且相对于以前的人们对待纯文学神圣的态度，早已今非昔比。

而张洁的研究仍可以在一些方面进行深化和探索。首先，对《无字》的进一步研究。《无字》问世后大多的研究集中在对作品本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秦晋的《命运沉重的吹拂——评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王蒙的《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等，评论多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但是《无字》在审美方面的研究价值还很少有人涉足。并且这部作品是张洁呕心沥血十二年的大作，且获得各种殊荣，张洁对该作品也非常看重。因此，对作品《无字》还应进行整体性研究。

其次，对张洁整体创作的研究整理还相对较少，目前只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编辑的《张洁研究专集》和许文郁的《张洁的小说世界》两本对张洁作品的整体性研究。前者是对张洁作品研究资料的一个搜集整理，后者是论述张洁小说的唯一专著，对其作品从思想到内容以及语言方面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与国内外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其余则是一些散见于各种文学史中的概括归纳性评价和零星的一些评论家的论文，例如戴锦华写于1994年的《世纪的张洁》是对张洁在母亲去世后之前所呈现的风格进行评述。王绯的两篇研究张洁的重要文章，《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从张洁与其母的共生固恋的情结来揭开张洁创作风格转变之谜，另一篇《张洁：转型世界感——一种文学年龄的断想》则是对张洁各个阶段风格转变大胆猜测的一种年龄构想。周晔的《爱到无字——张洁真爱理想的建构与解构》是从张洁一生追寻真爱理想由建构到解构的论述。近两年，研究张洁的思路比之前向更深处、更广处进行开掘，内容较为开阔，也更加细致，角度更加多样。一些青年研究者研究张洁的文章较有新意。任美衡的《论张洁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以〈沉重的翅膀〉和〈无字〉为例》是以张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作品进行整体性观照分析。罗艳的《张洁晚近的文学情思》是对张洁近期作品的创作风貌进行研究总结。周志雄的几篇文章均是研究张洁的力作。例如，《张洁与契诃夫》是从张洁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发现关系，主要是与俄苏文学，作家主要受契诃夫的影响颇深；《论张洁的散文》是对张洁散文创作的整体概述；《生命写作与艺术超越——论张洁的小说创作》是对张洁小说创作由本质和外在艺术领域所作的整体性评价；《论张洁小说的心理描写》、《论张洁小说的音乐意蕴》和《张洁小说的叙事艺术》都是从张洁小说创作上的艺术特色进行单篇分析，文章角度新颖，内容深刻。另外，还有论者把张洁

作品放到女性文学的大背景上进行考量，例如芦海英《论张洁小说的主体性特征》和《女性书写的两种姿态——张洁与张爱玲小说叙事话语姿态》是从张洁创作中的主体色彩明显进行分析，论述较有深度。也有对其作品上述评论各有特点，但鲜有论者专对张洁整体作品从创作心理角度进行系统的心理流变分析。此外，由于张洁关于如何创作的文章很少，她自己曾说过“决不写一篇关于如何写文章的文章”，^①因此，也导致研究其创作心理的难度很大。尽管如此，从她的散文、相关作品的评论中都在不同程度上透露了张洁创作的奥秘。再次，对张洁散文的创作领域也较少有人涉及。张洁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小说和散文两大领域，虽说小说带给张洁莫大的盛誉，但散文的创作亦是不能忽视的。目前，只有较少的论者对张洁的散文进行分析研究，研究显然是不充分的。另外，对张洁散文和小说的内在关系也基本无人问津。本书正是从这些方面希望对张洁的创作做些细致的工作，并对其研究做些有力的补充。

王昭晖

王昭晖，女，1979年生，文学硕士，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目前任教于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① 张洁：《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目 录

张洁文艺思想初探

- 一 “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样子” (1)
- 二 “我没有用我的笔写过谎言” (3)
- 三 文学终归是人学 (5)
- 四 “写小说靠的是灵气” (7)

寻找生命的诺亚方舟

——张洁创作心理流变简论

- 一 张洁的童心情结：一个孩子心灵的期待 (10)
 - 一种“等待的信念” (12)
 - “二元化”的小说世界 (14)
 - 童心制约下的文风转变 (17)
- 二 理想人性的方舟 (19)
 - 展现普通人的美好人性 (20)
 - 揭示知识分子的丑陋人性 (24)
- 三 理想爱情的方舟 (29)
 - 建构理想的爱情王国——张洁爱情观之体现 (30)
 - 魂牵梦绕的“无穷思爱”——张洁爱情观之透视 (37)
 - 化不开的情结——张洁爱情观之破译 (43)

四 圣洁母爱的方舟	(52)
缔造母爱神话	(52)
共生固恋探源	(56)
五 心灵皈依的方舟	(60)

从张洁的散文看其生命意识内涵

一 生命中自觉的歌者	(67)
二 传统女性生命意识的自我觉醒	(71)

张洁散文的创作风格及艺术特征

一 透明如过日子般的真实	(76)
二 观照凡人小事的日常生活	(79)
三 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	(80)
四 朴实无华的语言	(81)

张洁散文的创作主题兼及其散文的审美旨趣

一 诗意的理想：早期回忆性散文	(87)
二 琐细的现实：家庭散文	(89)
三 轻松地游走：游记散文	(92)
四 不能忘却的友谊：回忆友人的散文	(95)
五 张洁散文的审美旨趣	(96)

张洁散文中的女性意识

一 纯净、明朗的女性世界	(102)
二 传统与现代的无奈选择	(104)
三 回到母亲的怀抱	(106)

追求生活中的爱与美

——张洁早期散文的意象分析

一 苦难生活的诗意情怀	(109)
-------------------	-------

二 扬起四季的生命之船	(111)
-------------------	-------

互为参照的真实

——论张洁小说与散文的内在关系

一 小说：镜像缤纷的“张洁”	(114)
二 散文：生活在现实的“这一个”	(119)
三 互为参照的事实：小说与散文的关系	(121)

巴金与张洁创作比较论

一 “爱”的哲学为主的创作观	(125)
二 主观情绪的主导与渗透	(129)
三 受到契诃夫创作的影响	(134)

冷眼旁观与激情主观：两种创作姿态对创作的影响

——以张爱玲和张洁为例

一 人物塑造和情节的不同	(139)
二 叙事方式及叙事话语的差异	(142)
三 创作风格的迥异	(146)

张洁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

一 身处人群中的无形孤独者	(150)
二 脱离人群的有形孤独者	(153)

心灵的叙事诗

——论张洁前期作品的抒情性

一 淡化情节，不注重情节的完整性	(157)
二 人物的写意	(158)
三 意境的营造	(160)
四 诗化的语言	(163)
五 主体情感的渗透	(165)

张洁笔下人物形象类型化探源

- 一 女性形象 (168)
 - 对等的母亲镜像 (168)
 - 精神重负下的“自我” (171)
 - 欲望化身的“恶女” (174)
- 二 男性形象 (175)
 - “理想男性”：父像的幻影 (175)
 - “反面男性”：被放大的父亲和前夫 (176)

遮蔽于男权文化下的性别认同

——从张洁的女性形象看传统性别文化对其影响

- 一 传统女性的“母性” (180)
- 二 传统女性的“妻性” (182)
- 三 男性眼中的女性 (189)

阿瑟的无望

——读张洁的《四个烟筒》

- 参考文献 (199)

张洁文艺思想初探

一 “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样子”

《我的船》是张洁对文学发出的一个宣言，是她对待文学总纲式的态度。在这篇散文中，张洁表达了她对文学赤诚的态度，寻找过程的艰辛以及要不惜一切代价走下去的决心。不为成功，也不为失败，更不为功名利禄，为的是那藏在心底久也挥之不去的理想。于是，她把在这个神圣的理想用船象征，敢于冒险，不屈不挠的探索 and 追求。

每个作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初衷都不太一样，张洁也不例外。有为民请命的，希望用文艺来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正如鲁迅先生；也有把文艺当作是救国用的武器、工具，正如那些左翼作家们；也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诗人们在白色的革命恐怖中惶恐、颓废，把自己迷失在文学里，把文学当作避风港来逃避现实；也有如巴金先生靠着文字来抒发他压抑已久的情感，那些内心的倾吐便成了一篇篇的小说。张洁有幸没有生活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她不需要考虑走上文学的道路需要走哪条路。她需要考虑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到底什么才是她一生愿意追求和奉献的。她把文学当作了她毕生的理想。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文学，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长久地吸引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只是在文学里，我才发现了我自己。……却整整花了四十年的光阴。^①”

从张洁的自我描述中可以看到，她在大学里学习统计，毕业后从事

^① 张洁：《我的船》，《方舟》，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283页。

的也是相关工作。小公务员的生活“可以把任何人的想象力磨得溜光”。^① 加上“文革”十年，加上不幸的婚姻生活都足以使张洁忘却自己的理想，可她生来不甘屈服，“始终在为从各种力量的压抑下挣扎出来而苦斗不已……唯有那怎么也不肯死去的对文学的爱好，给我一线希望”。^② 张洁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描述自己创作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过程。不是科班出身，本身创作的问题就很多，加之创作环境比较差为了不影响母亲和女儿休息，创作都是在厨房的切菜板上进行的，白天要辛苦工作，晚上还要做给工厂缝手套，给工程师抄讲义以贴补家用，利用业余时间，在洗衣服、上下班的路上进行构思。这篇小说前后修改了五遍，终于在作家骆宾基、曲波、丁宁的帮助下投稿成功。这辛苦的过程有了回报，让张洁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她要执著的走下去，“终了，我会被海浪撞得粉碎，但这是每一条船的归宿”。^③

张洁在不惑之年才登上文坛，整整四十年的时间，她都在寻找自己。当她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理想时，她格外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理想。而文学于她不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不是避风港，不是拯救苍生的工具，“文学对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渴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样子。”^④ 这种理想在现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里似乎很有些冠冕堂皇的成分。张洁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曾有学者专门分析过她作品中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意识。她是希望人们过的真好，她希望用文学可以实现人们所向往生活的

① 张洁：《我的第一本书》，《无字我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70页。

② 张洁：《我的第一本书》，《无字我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69页。

③ 张洁：《我的船》，《方舟》，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4月版，287页。

④ 张洁：《我的船》，《方舟》，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4月版，283页。

样子。带着这种初衷走上文坛的张洁，在她作品中体现出的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她曾说过：“我以为，人类还是有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对真、善、美的向往。为什么贝多芬的音乐马克思也喜欢，列宁也喜欢？这就是共同的东西。对真、善、美的追求，正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一个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人类社会就是靠这个追求而不断前进的。”^①这种文学观的形成，始于她这种理想主义的立场。她对文学的态度毋庸置疑，似乎谁的怀疑都是对她文学理想的亵渎。

在作品中也如此。人生的困苦、不幸最终都会在人们的向往中美好起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有迫害梁老师的黑暗，就有拯救孙长宁的光明；《有一个青年》“我”的身上，有觉醒更有落伍；《含羞草》中盈盈最终理解了大江；《谁生活得更美好》里吴欢与田野谁生活得更美好不言自明；《沉重的翅膀》中，曙光汽车厂的改革有目共睹，守旧派的阻挠以失利告终。不管张洁在作品中是颂扬还是暴露，最终都寄托她的美好希望在里面。

只有真正认识到张洁对文学虔诚的态度，才会真正理解她关于艺术的情感性、真实性以及艺术技巧等，从而较全面地认识张洁的文艺思想。

二 “我没有用我的笔写过谎言”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张洁在创作作品时主张把文学艺术的真实放在创作的首位。

^① 邓国治：《我所认识的张洁》，《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5页。

因为“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样子”，张洁的文学观最初也是理想化的。张洁是个理想主义者，被人称作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尽管她的理想不断遭遇现实的试练，直至“那种纤细的、温柔的、优美的感觉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好像变得粗糙而且尖刻。唉，我真不想像棵仙人掌。”^①这种风格的转变能够说明张洁文学理想建构的坍塌，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张洁曾在《起步》中说过：

“我决不后退。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里，我也许是一个病病歪歪的、体力不强的战士，但我要把我微小的力量，毫不吝惜地全部投掷出去，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但愿我能够说：‘我没有用我的笔写过谎言！’”^②

又诚如她曾经写下这样的题记：“并没有新的故事，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有的，只是一颗执著地追求真谛的心。”^③正因为知道身上肩负使命的重要性，因为这颗“追求真谛的心”，因为对文学怀着无比赤诚的热爱，张洁才甚为惶恐、谨慎地使用手中的笔。这使她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凭借主观，任意所为。她要用手中的笔去表现新形势下国人的精神面貌。但张洁也说过，“文学，它比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凝练，更完美，更丑陋。文学的真实性与生活的真实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④这就说明，张洁尊重生活的真实，但她主张通过手中的笔来提炼生活真实，使得文学的真实性与生活的真实性达到内外统一，从而给人以启迪。

张洁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相信作家的任务就是反映生活

① 张洁：《我是你们的姐妹》，《丑小鸭》1982年4期。

② 张洁：《起步》，《张洁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5页。

③ 张洁：《张洁小说剧本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卷首。

④ 张洁：《我的船》，《方舟》，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4月版，284页。

的真实，表达人民的情感，给人以希望和勇气。她信仰共产主义，甚至在她回答“信仰什么”这个问题时，会有那种神圣的激情，而“这激情并未因岁月、熟谙世事、挫折……而褪色”。^① 因为她不允许自己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冤假错案可以置之不理，更不允许洋人半点对我们国家、我们党的不逊或误解。为了验证自己会不会当叛徒，她曾用通红的火条烫自己的胳膊，而当时她称自己已是34岁，并非孩子了。她还认为《国际歌》仍然是最壮丽的歌曲，那旋律让她“意识到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部庄严和神圣。理解到人们为什么可以唱着这支歌去战斗、去赴汤蹈火。我清楚在我短暂匆忙的一生中应该做些什么”。^② 正因为这种意识，期待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张洁坚定地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职责。使她有勇气与各种阻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和事作斗争，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张洁尊重事实，不会因为信仰共产主义就因之大加歌颂，也不会因为社会主义前进途中的错误而歪曲事实的真相。所以才会有《雨中》《谁生活得更美好》《第六棵白杨树》《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等等歌颂美好人性的作品和《忏悔》《有一个青年》《他有什么病？》《场》等等干预现实生活的作品。张洁正因为把文学的真实性放在首位，正因为有一颗“追求真谛的心”，她的作品在当时才显得尤为可贵。

三 文学终归是人学

在张洁坚定地、认真地履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义务时，用自己真实

^① 张洁：《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9页。

^② 同上，40页。